



世界文學名著

阿 細 雅

屠格涅夫著
陳學昭譯

ASSIA

By
I. TOURGUÉNIEV

Translated by
CH'EN HSIO CHAO

世界文學名著

阿
細
雅

阿細雅

—

我那時差不多二十五歲，N. N. 開始說，這是一件遠了的事，可不是我正得着了我的自由，動身到外國去，並不是爲「補足我的知識」，像人家所說的，只是簡單地因爲我要見見世面。那時我是健康，年輕，快樂；我從不缺少金錢；也還沒有煩惱來纏擾我；一無憂慮；我稱心恰意的生活着，總之，我享樂我的青春。竟連人類的榮華比一株植物還短促的這個思想也沒有。青年吃着那很好的蜜糕，而還以爲這是日常的麵包。可是到某個時間人會想望那怕是一小塊的麵包。呵，何苦在這些裏發議論呢！

我沒有目的，沒有計劃的旅行着，我停留在凡我所歡喜的地方，我再遠行，當我一感到想望着

見新的面目時，是的，新的面目。那正是人們使我發生興趣；我討厭去參觀那些奇異的建築，講究的博物館；只叫看到 Johnlakei (1)，就惹起我一種愁悶與厭惡之感；在特萊斯特的 Grunne-Gewelbe (1) 裏，我幾乎要瘋了。自然對於我有一種特別的感應，但是我不愛牠那世俗所稱讚的美，牠那奇特的山，岩石或瀑布；我不愛牠那使我拘謹的威勢。反之，人類的面目，這樣地充滿了生氣，人們的議論，他們的舉動，他們的笑聲，就是這些，是我所不能缺少的。在一大羣人的中間，我總是感到舒樂而像安心了的；我歡喜往別人所去的地方，別人叫喊時，我也叫喊着，以及看他們與我同時的叫喊。我觀察人們作消遣……：真實地說，我並不觀察他們，我把他們快樂地研究，用了一種十足的的好奇心。呵！我太遠離我的事故了。

是的，二十多年前，我住在一個德國的小城裏，乙，靠萊茵河的左岸。我找求孤獨；我正受到了失意的事，因了一個年輕的寡婦，是我在溫泉療養地所認識的。她很美麗，聰明；她對大家賣弄風情，我作孽的，她起初鼓勵我，後來她狠狠的中傷了我，把我犧牲了，爲了臉色紅潤的巴維哀爾 (2) 地方的一個年青中尉。我該承認這個傷痕是並不十分深的；但我以爲把我暫時沈在愁悶與孤獨中是

必要的……——青春有什麼不玩的！所以那時我便住在乙城……。

這個城的使我歡喜是爲了牠的地位處在兩個高的小山的腳下，爲了牠的破舊的塔與城牆，牠那年深日久的菩提樹，牠那流向萊茵河的清溪上的高橋，末了，特別是爲了牠的美酒。在狹小的路上，那美麗而嬌小的金髮德國女子，當遇到一個外國人時，用了一個討人歡喜的細聲說：「Guten abend！」晚間，她們散步，當太陽下山的時候——那是在六月裏——其中有幾個直到月亮從那陳舊屋宇的尖頂後升起，路上的小石子清楚地顯露出在牠那不動的光線下時還不去。我愛無目的地蕩遊在城裏；月亮好似呆呆的從那純潔的天上凝視着，那城市，在這注視下，和平地守着夜，整個浸潤在這充滿了安靜而輕輕刺動着靈魂的光明裏。峨特式的高鐘樓之頂，那公雞閃耀出牠淡色的金光。在河面黯黯而發光的波濤上，也反映出金色的光；狹小的窗子裏，青磚石的屋簷下，細細的蠟燭（德國人是很經濟的）正熒熒地燒着；在石牆圈的裏面，葡萄秧好似幽密地露出牠們捲曲的鬚；有幾個影子迅速的過去，在舊井的近處，三角形的場上；徒然間，聽到一個守夜者的無精神的警笛聲；一隻和順的狗答出啞啞然的低聲；空氣溫柔地拂着面；菩提樹有那般馥郁的氣味，竟使心

胸呼吸得愈來愈深，而「Gretchen」這個名字——用了驚嘆或問訊的口氣——忍不住要說出口來。

小城Z位在離萊茵河兩個公里的地方。我常常到那裏去觀望這條莊嚴的河流，長久的坐着，在一隻石橈上，一枝極大而孤單的榛樹下，盡力把我沈入於夢想我那不忠實的寡婦。位在樹枝的中間，一尊小小的聖母像，一付差不多是孩童的面目，胸口顯出一個刺有匕首的紅心，對我憂愁地望着。對岸是小城L……，比我所住的較大些。一個晚上，坐在我歡喜的那隻橈子上，我一會兒望着河流，一會兒望着天空，一會兒望着那葡萄藤。在我面前，好些金髮的頑皮孩子拚命地爬到一隻人家拖在河灘邊的船背上，牠翻轉身，露出牠的塗柏油的船身。好些小船，同着牠們半張的帆，慢慢的前進着；微漲的綠色波浪，輕輕地響着，在我面前溜過。徒然的，有聲音送到我耳邊，我留心聽：L城裏奏着一隻伐而司(3)……大提琴發出那斷續的聲音，提琴曼長地唱着，笛子大膽地吹着。

「這是什麼？」我向走近我的一個穿着粗布羊毛絨馬甲，藍襪子，鞋子上有扣的老者問。這些是從B……來的大學生，爲了他們的「Commers」的。

「我去看他們的「Combers」也好，並且我還沒有到過L……」我心裏想。我找到一個過渡的，於是我就抵了對岸。

(1) 德國著名建築。(譯者註)

(2) 巴維哀爾德意志聯邦之一。(譯者註)

(3) 舞曲之一種。(譯者註)

二

也許有人不知道這個所謂「Commers」這是一種聚合同一個地方或同鄉籍的大學生（Landmannschaft）的盛宴。差不多所有參與這「Commers」的人都穿着舊時傳下來的德國大學生服裝：匈牙利的外衣，高的長靴，鑲着各色錦條的小帽子。學生們爲這晚宴而隻合的，慣常有一個 Senior 主持，就是說一個資格最老的，他們喝酒唱 Landevater Gudeamus，抽烟，侮辱那些「非立斯丁」(1)，直到早上，有時候他們帶了一個音樂隊來。

這樣的一個「Commers」舉行於L，在一個太陽商標的旅館的園子裏，靠着馬路。旅館上面與園裏飄揚着旗子；靠近剪修過的菩提樹，學生們就桌而坐，桌子下躺一隻極大的狗；旁邊一個長春籐亭下，那些音樂師起勁地奏着，不時的喝着啤酒，用來提他們的精神。路上近着園的倭牆邊，聚攏了一羣人衆；L的良善居民不願失卻看他們過路客的機會。我混入在這一羣觀衆裏。我看着這

些學生們的面貌感到興趣，他們的興奮表情，他們的呼喊，他們那青春無邪的撒嬌，他們的有精神的眼色，他們沒原由的嗤笑——世上最好的笑——所有這個年青而新鮮的生活的快樂的搔動，這往前的跳躍，不問是什麼地方，不管何處，只要是向前的。這個充滿了天真與純摯的自由，感動我而令我奮興。

「要是我也同他們去玩？」我自問着。

「阿細雅，你够了麼？」忽然間在我後面一個男子的聲音，說着俄國話。

「再等一歇」，一個女子的聲音回答，同樣的是俄國話。

我迅速的轉過身來。我的視線落在一個戴着俄國帽子，穿着寬闊外衣的年輕男子身上；他的手臂被一個中等身材的少女攙着，她戴着草帽，那帽子遮住了她面的上部。

「你們是俄國人？」這問句不由我自主的脫了出來。

年輕的男子笑着說：

「是的，我們是俄國人」。

「我簡直一些也沒有料想到……在一個如此偏僻的地方。」我開始說。

「可是我們也這樣，他攙入了說：『呵！這樣很好。請允許我把我自己介紹。我叫加基納，這是我的……』他遲疑了一會，『……我的妹妹；我可以知道你的名字麼？』」

我說了我的名字，我們就談起話來了。我纔知道了加基納也與我一樣，單是爲了自己的高興而旅行着，是在八天前到L……的，他覺得這地方有趣。真實地說，我不歡喜在外國交識俄國人。我能老遠認出他們，看了他們的舉止，他們服着的樣式，特別是充滿了自滿與輕蔑，有時竟高傲的態度，忽然變成了謹慎與膽怯，……陡然間，他們側耳聽着，他們的眼色憂愁地無目的地四面望着……「呵！上帝呵，我可偶然的做了一做錯事，人家可在譏諷我？」這，好像是這個不知所措的眼光所說的……一歇，又重新顯出了那莊嚴的面紋而時時又夾以帶着怕懼的萎靡不振。是的，確實的，我避忌這些俄國人，但是加基納，他，第一面就使我歡喜。世上是有那些爲人所歡喜看的有福的面孔：你會說牠們使你溫暖而給你溫柔。加基納的面貌，恰恰是這樣一類：可愛的，同了那充滿着溫柔的大眼睛，細潤而捲曲的頭髮。他說話的樣子，就是不去看他的面部表情，只聽着他的聲音，也會使

你感覺他是在笑着。

這個年輕女子，他用了他的妹妹來介紹的，起初使我覺得是很溫文爾雅的。在她那略帶褐色的圓面孔的比例裏，有一點特別，一個小小而美麗的鼻子，孩子似的兩頰，黑而有光的眼睛。她的身材美好，只是還覺得太細長一點。她與她的哥哥沒有相像的地方。

「你高興到我們那裏來麼？」加基納對我提議，「我覺得我們已看够了德國人。我國的大學生，早已把窗子打碎，椅子摔破，但是這些學生實在是太安靜了。回去好罷！阿細雅你看怎樣？」

少女俯了一下頭，表示同意。

「我們住在這裏附近，那高處」，加基納繼續說，在一個葡萄園的中間，一座孤另的小房子裏。我們在那裏很好，你來看好了。我們的女房東答允了爲我們預備凝結的牛乳。天快要暗下來了，在月亮下渡萊茵河，對於你更有意思。」

我們動身走了。出了城的倭門後（這個城的四周有舊的石牆包圍着，牆上的雉牒齒還沒有個個傾毀）。我們到了一個草場，又沿着一垛牆走了近百步，我們在一扇狹小的門前停下。加基納

開了門，叫我們由一條峻峭的小路上去。葡萄籐長在兩邊，在小山側面築成層樓式的平臺上面，太陽剛落下去，一線微弱的紅光照着綠色的葡萄秧，巨大的葡萄棚，完全被大大小小的石灰塊所遮蓋着的乾燥的泥土，一個小屋子的白牆，同了四扇光亮的而框子已陳黑的窗子；這個屋子是位於小山之頂，我們攀登上去。

「這就是我們的住處」，加基納高聲說，當我們一近屋子時，「這是我們的女房東，她為我們擊牛奶來了。Guten Abend, Madame……我們去就座罷。但是就座以前」他接着說，「請你望一下你的四週……怎樣的一幅好風景呵！」

的確，那風景是非常的美麗。萊茵河在我們的腳下，牠那綠色的兩岸中間完全是銀色的；一個地方，牠好像在金色的落日下燃燒着。那小城躲避在河邊，顯出牠的屋宇與街道；小山與田畝四面大大地展開着。在我們下面的風景雖然美麗，但在我們上面的風景更為美麗。我特別是被那天空的清純與深沈，空氣的奕奕明潔所打動，那空氣，新涼的，輕薄的，微微的波動着，浪形似的滾着，好像牠感覺到在這高處是更自由似的。

「你們的住屋選擇得真好」我說。

「這是阿細雅找着的」，加基納回答。「好阿細雅」。他接着說，「你去吩咐叫她一起都擎到這裏來，我們就在露天晚餐罷。在這裏，可以更清楚的聽音樂。你可曾留意到」，他接下對我說「有些伐耳司近聽一點價值也沒有，因為那聲音好像通俗而粗野的，但是遠聽時，就變得極美麗牠感發我們所有的浪漫情緒」。

阿細雅——她的名字是阿娜，但加基納叫她阿細雅，容許我與他同樣的叫着罷——走往屋子裏去，一會兒同了女房東回來。她們兩個人拿了一個大盤，盤裏是一罐牛奶，碟，又糖，水果與麵包。我們就座後，便開始吃起來。阿細雅去了她的帽子；她的黑髮剪飾得像一個男孩，大的捲球掛垂在她的頸旁耳邊。起初，她對我很拘謹，但加基納對她說：

「阿細雅不要再那樣的拘束着罷！他不咬人的」。

她笑了，一刻後，她對我說話了，有好幾次。我從未見過一個比她更好動的人。沒有一刻工夫她是安靜的；她立起來跑到屋子裏去，又回來，低聲地唱，時時古怪地嗤笑；她的笑，好像並不是笑她所

聽到的，卻是笑到她腦子裏的各個思想。她的大眼睛直視着，極明亮，大膽的樣子，但有時候她微微的垂下她的眼皮，在這個時候，她的眼色，成爲深沈而溫柔的了。

我們閒談了近兩小時。白日消逝了，暗下來的日光，起初火似的，後來淡紅色，再成爲灰白無光，慢慢的溶化而變了夜，可是我們的談話繼續着，安靜地，柔和地，好像圍在我們四週的空氣一樣。加基納叫人擎了一瓶萊茵河的酒來；我們不匆不忙的喝着。那音樂總是往我們這邊送來，牠的音調好似更和緩而更溫柔的；城裏與反光的河面上都點起了火。忽然間，阿細雅低下了頭，她的髮球遮沒了她的眼睛，她靜默着，嘆着氣，接着，對我們說她有睡意，就到屋子裏去了；可是我卻望見她好久立在關着的窗子後面，不點一枝蠟燭。月亮終於起來了，牠在萊茵河的水裏玩弄牠的光亮；一下子什麼都變了，有的變得明亮，有的變得黑暗，就是在我們凹凸玻璃杯裏的酒，也閃出神祕的光亮。風息了，定定的，好像收起了牠的翅翼似的。地面上發出一種我不知道怎樣的溫溫的深夜的香氣。

「可以走了！」我高聲的說，「否則我找不到一個過渡的了。」

「可以走了」，加基納也說。

我們重取那條小路下去。突然，石子在我們後面轉動：原是阿細雅追上我們來。

「那你並沒有睡？」她的哥哥問她，但她沒有回答一個字，卻向我們前面跑去了。在旅館的園裏，那些學生們最後所點的油燈，正在漸漸的熄下去，燈光從下面照着樹葉，造成一個奇特的景緻。我們在河邊見到阿細雅：她正在與過渡的談着話。我跳上了那小船，就辭了我的兩個新朋友。加基納次日來看我：我握了他的手，又伸手向阿細雅，但她只是望着我搖搖頭。小船就離開岸，向急流的江心去。過渡的，一個敏捷的老者，用力的把槳插入那黯黯的水裏。

「你到月光的反映裏去了，你把牠破碎了！」阿細雅對我喊着。

我俯視：在船的四週，只有那黑的波浪顫動着。

「再見！」她的聲音重又喊着。

「明天見！」加基納接上去說。

小船靠了岸，我下船歸來。對岸已沒有一個人。月亮的反光又照着如金橋似的，穿過全河。那陳舊的拉乃的伐而司的聲音疾走而來。加基納說得好：我感覺到所有我心的纖維都在那裏嘆息；接

應着那纏擾的韻。我由暗黑的草場，回到我的寓裏，一路慢慢的呼吸着那清香的空氣。回進我的小房間裏，靈魂充滿了一種悠長的溫柔與一個模糊而難以確定的期待。我覺得幸福……但是爲什麼幸福的呢？我什麼也不希求，我什麼也不夢想……我是幸福的。

快樂的感情這般地充塞了我，我攢進被頭，差不多笑了出來。當我正要閉眼的時候，一個念頭到我腦中來，就是整個黃昏，我一次也沒有回憶到我那殘酷的美人……「這是什麼意義？」我自問着，「我不再，戀愛她了麼？」可是這樣自問了之後，我就入睡了，像一個孩子在他的搖籃裏。

(1) 德國學生給與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的驕傲的稱呼，特別是商人小販之類。(譯者註)

三

次日早上，——我已經醒了，但還沒有起身——聽到在我窗下一枝手杖的聲響，一個我立即就認出來的加基納的聲音唱起來了：

「你睡着麼？[？]六弦琴

快把你驚醒了……」

我急忙的爲他開了門。

「早安」加基納一邊說，一邊進來，「我大清早來驚擾你，可是你看這是怎樣的一個清晨：新鮮，露水，唱着歌的黃鶯……」

同了他那捲曲而光亮的頭髮，露出的頸項與那玫瑰色的面頰，他自己就新鮮得像這清晨一樣。

我穿好了衣服；我們就到那小園子裏去，坐在一隻椅子上，叫了個咖啡，開始談起話來。加基納告訴我他前途的計劃；手頭有一筆還大的財產，不受任何人的管束，他有意專心於繪畫；卻懊悔打算得有點太遲了，空擲了許多的時間；在我這方面，我談及我自己的計劃，並且在談話中，順便我告訴他我失意的愛情的祕密。他用了一種好意聽着，但是，我觀察到我的苦痛並不感發他熱烈的同情。有一二次爲着禮貌上的關係，他也和着我嘆息，接着，他邀我到他家去看他的工作。我立刻就同意了。我們不見阿細雅在家裏。女房東對我們說她去看「廢墟」去了。離上近二公里，有一個封建時代別墅的故址。加基納在我面前打開了他所有的畫稿。在他的工作裏，有許多的生氣及真實，也有一點自由與寬大；但是沒有一張是完工的；至於畫，我覺得忽略而欠切實。我老實告訴他我的意見。

「阿對的」，他承認而嘆息了一聲，「你說的對；這些都是極壞而不成熟的。但是有什麼法子呢？我沒有好好地學習過，並且也是我們斯拉佛極惡的惰性所致。當你夢想工作時，你就像一隻飛翔的鷹；好像地球都能給你移動的——可是一到動手做時，你就感到薄弱而困倦」。

我便鼓勵他，但他做了一個感慨的手勢，一邊收拾起他的畫稿，滿捧兩手，把牠們擲在榻上。

「假如我有一點耐心的話，我可能成功」，他含糊地呻吟着；「不然，我就老是一個大腹賈。我們還是去接阿細雅罷。」

我們動身走了。

四

到「廢墟」去的那條路是沿着一長長的斜坡，在一個有樹林的小山峽裏，山峽的深處是一小溪，澎澎湃湃地在石子中間穿過，好像牠急於要混入那大江，平靜的流在階階的粗率地削成的山頂之後。加基納引我注意幾個光線照得極巧的地方；在他談話裏，就是你不感到他是一個畫家，至少是一個真真的藝術家。不久「廢墟」顯在我們之前了。在一個光禿的山岩上，直立着一個長方形的黑塔，還堅固，但長度裏已破裂成一個大隙。滿是青苔的牆通達到這個塔；東，西，攀着一枝長春籐；瘦弱的小樹傾俯在那灰暗色的窗口與損壞了的穹窿的外面。一條石子小路通往那還沒毀壞的大門。當我們走近時，忽地裏，在我們前面，現出一個女人的輪廓，牠迅速地穿過一堆破碎物件，去坐在牆的一個凸處，恰恰在那深淵的上面。

「這是阿細雅呢！加基納喊了起來，「怎樣的瘋呵！」

我們由大門進去，到了一個半被苧麻半被野蘋果樹所蔓延着的小院子裏。的確是阿細雅坐在牆的一個凸處。她轉過頭來向着我們，笑着，並沒有移動位置。加基納用一個手指來警嚇她，我卻高聲責備她不小心。

「由她去」，加基納低聲的對我說，不要責備她；你不知道她的性格：假如你責備了她，她會爬到塔上去的。還是賞鑑這地方居民的精巧罷。」

我向後面看。在一角落裏，一個老婦人隱避在一座極小的木屋裏，結着一隻襪子，在她水晶眼鏡的後面投了我們一眼。她出售啤酒，蜜糕與汽水給旅行者們。我們坐在一隻凳子上，在重重的錫杯裏開始喝着清涼的啤酒。阿細雅老是坐着不動，兩腿曲着，頭上包了一條紗巾；她那窈窕的輪廓，充滿着溫雅，清楚地印在那明朗的天上；但我帶了一種厭惱的感情時時望她。昨天，我在她身上就已觀察到一種做作，不盡是自然的。「她要使我們出驚」，我想，「何必呢？這個稚氣的胡鬧有什麼意思呢？」好像她猜着了我的思想，忽然的她投給我一個銳快的眼光，重新又笑，從牆上跳起，兩個騰躍，跳到老婦人那裏，問她要一杯水。

「你以為我要喝水」，她對她的哥哥說，「不牆上有些花簡直非灌水不可了」。

加基納不回答。可是她手裏擎了杯子，便爬到廢墟上去，爬爬停停，斜傾着身子，用了一種有趣的慎重態度倒下幾點在炎陽下發着光的水。她的舉動很溫雅，但我總是惱着不以為然，雖然我也欣賞她的輕逸與靈巧。在一個危險的地方，她故意發出一個尖銳的叫聲，接着就大聲的笑。我於是更加惱了。

「她爬得像一隻山羊」，那老婦人停了一歇她的襪子含糊的自語。

阿細雅倒空了她的杯子，頑皮地輕輕的搖搖擺擺回到我們這邊來。一個異樣的微笑，微微的使得她的眉毛鼻孔與嘴唇伸張開；她的黑眼睛輕輕夾着，露出一種挑唆而同時快樂的表情。

「你覺得我的行為不對麼？」她的面目好像這樣說。「我不管：我知道你在賞讚我」。

「你很敏捷，阿細雅，很敏捷」，加基納低聲說。

她忽然間好像慚愧了，低垂下她長長的睫毛，謙遜地坐在我的旁邊，好似一個犯人。這是第一次，我得以仔細觀察她的面孔，我所從未見過這樣容易變換的面孔。

幾分鐘後，她變得完全灰白，並且顯出一種蘊藏而差不多是憂愁的表情；她的面紋似乎更莊嚴而更自然了。她完全沈默着。我們繞廢墟走了一圈——阿細雅緊緊的隨着我們——我們同時賞鑑那風景。可是，午飯的時候近了。加基納付了錢，叫了一杯啤酒，轉身對着我，用了一個滑稽的微笑喊道：

「祝你心愛的太太健康！」

「他有……你有這樣的一位太太麼？」阿細雅突然的問。

「誰沒有呢！」加基納回答說。

阿細雅思索了一回，她的面孔重新變換了，重新現出了她那充滿了自大，幾乎是無禮的微笑。在歸途，她大聲的笑，戲鬧得更利害了。她折了一條大樹枝，當牠一把鎗似的放在肩上，把她的紗巾裹着她的頭。我還記得我們遇到一家英國人的大家庭，金頭髮，硬板板，個個好像排着次序似的表現出一個冷漠的驚詫，用了他們的玻璃眼睛跟着阿細雅；可是她呢，高聲的唱着，好像與他們挑戰。回到寓裏，她一逕到她房間裏去，直到午飯時纔出來，穿着她一件最美麗的衣服，精細的梳飾

着，腰身緊緊的切着，還帶了手套。在座間，她的舉止十分莊重，可說是硬挺挺的，菜蔬差不多沒有吃，在一只有腳杯子裏喝了一點水。當然她是想在我之前做一個新角色，一個極有禮貌極有教育的少女的角色。加基納也不去阻止她；可見他是習慣於寬容的。他只不時的望着我，用了一種柔懦的神氣，輕輕的聳着肩，好像要說：「這是一個孩子，請你願諒罷。」午餐纔畢，阿細雅立了起來，鞠了一個躬，戴上她的帽子，問加基納她可以到路易士夫人家去不。

「你一向請求我同意的麼？」他用了一個慣常的但這次有一點不自然的微笑回答着，「你可是厭倦與我們在一起？」

「不！可是我昨天又答允路易士夫人去看她的？再者，我想你們兩個人談話更有意思；N先生（她指我說）還有些什麼講給你聽呢？」

她走了。

「路易士夫人」，加基納開始說，同時設法避開我的視線「是從前這裏一個市長的寡婦。這是一個和善的老婦人，但是有點怪僻。她很喜歡阿細雅。阿細雅喜交這些境況不良的人；我看出這

是驕傲使她這樣的。我很寵壞了她，不是你也看到的。」他靜默了一歇，繼續的說，「但是有什麼法子呢？我不能專制的對待她，對她比任何人更不能。我覺得我必須寬恕的對她。」

我靜默着。加基納也就改變了談話。我愈認識他，愈愛好他。我不久就明白了他的脾氣。這是一個俄國的靈魂，十分公正，坦白，誠實，簡單，但是不幸有一點懶性，沒有意志，而缺少一點內心的熱烈。他的青春不像一條泉水似的沸騰的；牠只耀出微光。他非常聰明，非常可愛，但我不能夠想像他一到中年將成爲什麼。一個畫家……但沒有恆久與艱難的工作就沒有畫家……工作罷——我一邊聽着他緩慢的議論，望着他柔柔的面紋，一邊想着——不，他不會工作的，他不知道埋頭在工作裏。但是你不能不愛他：你的心的立刻被征服了。我們這樣面對面的談着，過了約四小時，有時相並坐在榻上，有時我們緩緩的在屋前散着步，在這四小時裏，我們完全成了朋友。

太陽已下去了。該是回我寓所的時候了。阿細雅尙沒有回來。「她真是愛自由呵！」加基納說。「你可願意我陪伴你去？在路上，我們繞一個小小的圈子，就可經過路易士夫人家，我去問她在不在。這圈子並不十分大。」

我們下得城去，轉過了一條蜿蜒的小路，我們便停在兩扇窗闊三層樓高的一座屋子之前。第一層樓冒出在平屋上，第二層與第三層冒出在第一層上；全個屋子，同了牠那古舊的雕刻，底下的兩個大柱，瓦蓋的尖屋頂與那從樓頂聳出如一隻鳥嘴似的起重機，一起好像一隻駝背的大鳥。

「阿細雅，」加基納喊，「你可在麼？」

第二層樓有亮光的一個窗子格的一下開了，我們就見到阿細雅的小小的黑頭。在她的後面，站着一個德國老婦人，同了一付沒有牙齒的面孔與疲倦的眼睛。

「我在這裏，」阿細雅說，嬌媚地把她的肘靠在窗檻上面。「我在這裏很好。喏，這是給你的，」她對加基納說，擲給了他一枝日辣尼紅花，「想像我是你心愛的太太。」

路易士夫人笑了。

「N要走了，」加基納又說，「他想對你說個再見。」

「真的麼？」阿細雅說，「既然這樣，把我那枝日辣尼紅花給他，我就來了。」

她關上了窗，好像在與路易士夫人接吻。加基納把花交我，不說一字。我也不說一字的把牠放

在我的口袋裏。我到過渡的那裏，他把我引往對岸。

我還記得，當我回寓時——我什麼也不思想，但是心上有一種異樣的傷痕——忽然間我被一種我聞慣的但在德國是少有的濃郁的氣味所打動。我停住了，看見近路邊有一塊小小的地，種着苧麻。牠的香氣使我熱烈地回想起我祖國南方的草原，而在我靈魂裏引起一種很奮烈的鄉愁。我想望呼吸俄國的空氣，踐踏俄國的泥土。「我在這裏做什麼呢？何必流蕩在外國，在外國人的中間？」我感嘆着，而剛纔我心中所感到的能致死的重量，變成了一種悲切與激烈的感動。我回到屋子裏，情緒與昨天完全不同。我差不多感到憤怒，好久不能安靜下去。我所感到而連我自己也不明白的憂愁使我心碎了。末了，我坐下，我開始想念我那個不忠實的寡婦（我的每個日子結束在對於這位夫人的一個正式回憶中）。我拿起她信中的一封，但是我並沒有打開牠，我的思想立刻又飛向另一個方向去了。我開始想……阿細雅。一個念頭起來，在我們談話中，加基納曾舉出幾點對於她回俄國的困難……「想想看，她是不是他的妹妹？」我高聲的說着。

我脫了衣服躺下，極力的設法入睡，但是，一小時後，我又重新坐起在我的牀上了，手臂支着枕

頭，我重又想到這個「帶些強笑的奇僻少女」……「她天生像那個華乃斯別墅裏的少女加拉戴拉佛爾一類的人」，我沈吟着，「是的，而且她也並不是他的妹妹……」我那寡婦的信躺在地板上，在月光下白白的。

五

次日早晨，我重又到L……去。我自己確信我是要去看加基納，但是實在，是一個祕密的情感引我去的，我要知道阿細雅在做些什麼，她可還是做出些像昨天那樣極不規則的舉動來。我在客室裏見到他們兩個人，事情真奇怪！還是因為差不多一整夜與一個早晨我夢想俄國的緣故，我覺得阿細雅完全是一個俄國的少女，是的一個極簡單的少女，差不多是一個女農奴。她穿着一件舊的小衣服，她的頭髮往後掠，把耳朵完全露出。她木然的坐在窗口，謙遜地，安靜地，在一個架子上刺繡，好像她一生沒有幹過別的事情。她差不多不開口，安靜地看着她的工作，而她的面上有一種如此平常的表情，竟使我不由自主的回想到我們關在家裏的加低亞（1）與瑪瑕（1）。好像爲得完成這個比較似的，她開始輕聲的唱起那民歌 *Matouchka Goloubouhka*（2）來了。看着她那灰白而憔悴的面孔，我回憶起昨天的夢想，我不知爲什麼的懷喪着。天氣極晴好。加基納對我說他要

去繪一張寫生畫；我問他可允我陪他去，要是不煩擾他。

「恰恰相反」，他回答說「你還可給我一個好意見」。

他戴上了他那圓的王地克（3）式的帽子，穿了他的工衣，把畫夾夾在手臂裏，動身走了。我慢慢的跟着他。阿細雅留在家裏。臨走時，加基納叫她看顧着那湯，不要太清了，她答允去廚房裏照着看。加基納一直走到那我已慣熟的山谷那邊，坐在一塊石上，開始畫一枝空心的四面張着大幹枝的橡樹。我躺在草地上，從袋裏取出了一本書；我還沒有看到兩頁；至於加基納，他不過糟蹋些紙頭；我們反是很精細地，有見識地討論着——至少照我看來是如此——關於工作的進階方法，所該避免及所該做到的地方，及關於現代的一個藝術家的確實的重要……加基納結果說出他「那天不很有興緻」，他在我旁邊躺下；我們那幼稚的議論於是自由地傾瀉出來，一歇充滿了熱情，一歇充滿了夢想，一歇充滿了興奮，但差不多總是有些浮而不切，照着俄國人平時發議論的樣子。一直閒談到厭倦了，心裏也滿着了暢快，好像我們做成功了些什麼似的，於是我們回到屋子裏去。我看見阿細雅仍是我走時的樣子；我徒然的觀察她，而我找不到一點嬌媚與她昨天自願串的角色。

的痕迹。這一次斷不能責備她有些些的做作。

「哈哈！」加基納說，「她自己上刑罰了。」

近晚她打了好幾次呵欠，真的，於是很早的就退到她房裏去了，我不久也就辭了加基納；在歸途，我什麼也不再去夢想：這一天的工夫在幾個切實的感覺中過去了。可是我記得當我躺下睡時，我不由自主的高聲的說：

「怎樣的一個變色的蜥蜴，這個少女！」後來思索了一回，我又接着說：「那裏！不是他的妹妹。」

(1) 俄國婢女的通常名字。(譯者註)

(2) 親愛的媽媽。(譯者註)

(3) 王地克，十七十八世紀荷蘭有名的畫家。(譯者註)

六

十五天過去了。我每天到加基納他們那裏去。阿細雅好似避我，但她再沒有一點在我們認識的第一兩天裏使我出驚的頑皮舉動。她內心好似憂悶或是慚愧着；她少笑了。我好奇的觀察她。

她法國話與德國話說得都還好，但是不問做什麼事，總可以看出她缺少一種女性的周至，看出她曾受到一種奇怪的，欠通常的訓育，與加基納自己的教育絕對不相同的。不管他那王地克式的帽子，與他的工衣，你可感到他是一個大俄羅斯的上等人，性格溫柔，而好似嬌養過的；可是她卻不像一位「小姐」；她的舉止裏都有一種掛慮似的什麼：這是一株新近移種的野樹，一種還在發酵的酒。本性是膽怯而畏縮的，她以她的膽怯為可恥，於是努力能做到從容與大膽，但是她不能每次成功。我好幾次問她關於她在俄國的生活與她的過去：她不惜願地回答我的問語；但我從她那裏知道她在到外國以前，曾住在鄉間好久。有一天，我見她獨自看着一本書，頭埋在兩手中間，手指

伸在頭髮裏眼睛吞着字行。

「好極了！」我走近她說，「你真是孜孜勤勤呵！」

她擡起頭來，投給我一個沈重而嚴厲的眼色。

「你以為我只知道笑麼？」她說，一邊想走開了。

我看了她書的名字：是一本很平常的法國小說。

「可是我不能讚美你的選擇！」我說。

「那麼看些什麼呢？」她高聲說；把書拋在桌子上，她接下又說：「我還是去玩罷！」於是她跑往園裏去了。

就是這一天的晚間，我談「愛而麥納與陶落德」(1)給加基納聽，阿細雅打從我們旁邊走過來，回過去，後來她忽然停住了，聽着，慢慢的坐近我，一直聽到談完。次日我重又認不出她了，但是，末了，我猜到了她那新來的思想：她想成爲一個像陶落德那樣正經的良母賢妻。

簡括說一句，我覺得她是一個半神祕的人，滿是達到極點的自尊心，但是那怕我不同情她的

時候，她也很能引動我。只有一件事我愈來愈確信牠，乃是她不是加基納的妹妹。他不用哥哥的身分待她，他太溫柔，太寬恕，同時他有一點假做的神氣。

一個奇特的偶然好像證實了我的懷疑。

一天當我走近加基納他們住的葡萄園，我看見那扇小門閉着，也沒有深深的思索，我就走近我早就注意到的牆垣破頽的一角，跨了過去離這地方不遠，在小路的那邊，是一個被豆球花樹遮蔭着的小屋；我走近去，當我已經走過了，忽然被阿細雅的聲音所感觸，她滿着眼淚熱烈地說：

「不！除了你外我什麼人都不願愛；不！我只願愛你一個人，而且永遠的。」

「阿細雅，不要煩躁，加基納說，「你明白我是相信你的。」

她們的聲音在那小屋子裏響着，我從那不很厚密的一叢樹枝裏望見他們兩個人。他們沒有注意到我。

「你，你一個人，」她重又說，同時投到他的頸邊，癡癡地唏噓着，吻着他，把她自己緊貼在他的胸口。

「你不要煩躁，你不要煩躁」他再三地說；微微地撫弄她的頭髮。

我呆了一歇。忽然，我振作過來。「我該走近去麼？絕對不要」。這是迅速地穿過我腦子的思想。我快步回到圍牆邊，跳到路上，差不多奔跑似的直到我的寓所。我笑笑，摩擦着手，我覺得非常有趣，這個偶然證實了我的懷疑（我一刻也不再疑心是不確的），可是我的心卻充滿着愁苦。「可了得」！我想，他們這樣會矯飾呵！但是爲什麼呢？他們有什麼目的要哄騙我呢！我不料到加基納是如此……並且這個感情的表示是什麼意思？」

(1) 葛德名著之一（譯者註）

七

我睡得不好。次日早上，極早就起來了，我把一隻小袋繫在我背上，關照了我的女房東晚上不必等我後，我便步行到小山裏去，在那灌溉乙城的那條河的上流……這些高邱，就是稱爲「狗背」的那山脈的分枝，在地質學上是很奇怪的；牠們很值得注意的，特別是爲了牠們那火山熔化石所成地層的規正與純粹；可是我遠想不到地質學上的觀察。我不去細察我腦子裏想些什麼；只有一個感情是明白的：不願再見到加基納他們。我確信我徒然的怨恨的唯一的原由是爲他們的假仁假義所引起的。什麼原因一定要使他們裝做兄妹呢？再則，我努力的設法不想到他們，我不匆不忙的在山上與山谷裏遊蕩，我逗留在鄉間的客棧裏，與那些客棧的主人及他們的客人恬靜的談話，或者躺在一塊被太陽曬熱的平坦的石頭上，望着那雲朵飄游在天空裏，因爲我幸氣好，天是十分晴明的。我這樣過了三天，倒並不沒有樂趣，雖然我的心時時收緊着。我思想的意向與這地方恬靜

的自然有一個和諧。

我完全沈醉在這偶然的溫柔的休憩裏，就是說在那侵入於我的，各種感觀裏：這些感觀，不急不亂地相繼穿過我的靈魂，留下了一個在這三天裏所有我見到的，聽到的，感覺到的唯一的集合感情，什麼都有：森林裏樹脂的清香，啄木鳥的啼聲與牠們的嘴的啄木聲，清溪不倦的流水聲與那在河泥底上面的雜色鱸魚，羣山模糊的輪廓，暗色的巖石，那些有可尊敬的教堂與老樹的清幽小鄉村，草場裏的仙鶴，車輪很快的美麗的磨坊，穿着藍色工衣灰色襪面貌仁慈的鄉下人，他們駕着肥馬也有牧牛的緩慢而發出聲音的車輪，長髮的年輕旅客，他們沿着維持得很好而種着蘋果與梨樹的路上走去。

就是現在，回想起那個時候的情景，使我也覺得舒快的。我對你致敬，德國土地的樸素的小角呵，同了你小康而簡單的農人，同了他們忍耐而慢性的工作……頌讚你並祝你和平！

在第三天的傍晚，我回到寓裏。我忘了說因為對於加基納他們的憤怒，我極力想把我那殘酷的寡婦的印象召回我的腦子裏來，但是我的努力都是無效。我記得當我開始夢想她時，我看見在

我面前一個鄉下小女孩，約莫五歲光景，一付奇異而圓圓的小面孔，兩眼天真地睜開着，她用了這麼多的孩童的真實望着我，竟使我在她的純潔的視線下感到羞慚；我不願在她之前做出把戲來，我就對我過去的愛情說了一個確定而永遠的告別。

我在寓裏見到加基納留的一個條子。他奇怪我這特然的決定，責備我沒有把他回了去，並要我一回來就去他家。我沒興緻地讀着這封信，但是次日我就到L去……。

八

加基納親密地招待我，一邊把我滿壓了熱情的責備，但是阿細雅當她一看見我，就大聲的笑，沒有一個顯明的目的，好像故意的，並且照着她的習慣，就跑掉了。加基納很是難爲情，對她說她好像一個瘋子，並請我原恕她。我承認我對阿細雅十分的動怒。我本來已經覺得不自然，而現在還要我忍受這個笑與這種作假！可是我扮做一點也沒有覺到，並且把我這小旅行中的情形詳細講給加基納聽。他方面，他也告訴我當我不在時他所做的事。但是我們的談話是枯澀的；阿細雅進來又出去；結果我說我有急迫的工作，而這是我該回去的時候了。加基納起初留我，後來，望住了我，說要陪我去。在放帽子的小房間裏，阿細雅忽然走近了我，向我伸出手來，我輕輕的握了她的指端，極微的對她行了個禮……。

加基納與我，我們渡過萊茵河，後來，當經過遮着聖母像的我所歡喜的榛樹時，我們坐了一歇，

欣賞那全景。一個有意義的談話開始了。

起初我們交談了幾個字，後來，望着那清明的河流沈默着。

「告訴我」，忽然間加基納說，用了一個他慣常的微笑，「你對於阿細雅覺得怎樣？她該使你覺得很異樣的，是不是？」

「是的」，我回答，但很有一點出驚，我沒有料到他會對我談及她的。

「應該明白地認識她，纔可批評她」，他說「她的心是很好，但她的頭腦有一點怪僻；很不容易與她和合。其實，也不能够怪她，假使你知道她的歷史……」

「她的歷史」！我打斷他說，「她可不是你的……」

加基納對我望了一下。

「你想她不是我的妹妹……？是的」，他接續着說，也不留意我的爲難，「她確是我的妹妹，我父親的女孩。聽我說。我信用你，我完全對你說出來罷」。

「我父親是一個澈底良好，聰明，有教育……而不幸的人。命運的待他並沒有比待許多別的

人們更殘酷；但是他連第一次打擊也不能忍受。很年輕時他有了一個愛情的結婚；他的夫人就是我的母親，死得很早，結婚後不多久就死的，我六個月時就成了孤兒。我父親把我領到我們的鄉間，整整十二年工夫，他從不出外過。他自己擔任我的教育，他永不會與我分離，要不是他的哥哥，我的伯父，到村裏來看我們。這位伯父住在彼德斯埠，有一個很可觀的地位。他要我父親把我托給他照料，因為我父親不會同意他自己也離開鄉間的。他解釋給父親說像我年齡的一個孩子生活在絕端的孤獨裏是有害的，同了如我父親這樣一個憂愁而寡言的教師，我將不能不成為與我同年齡的青年中之落後者，而我的性格也會變壞。好久，我父親不服他哥哥的勸告，可是結果還是聽從了。我哭了，當我告辭他時；我愛他，雖然我從沒見過他面上露出一個微笑……可是一到彼德斯埠，我不久就忘了那般憂愁而那般陰沈的我們的家庭。我進了陸軍小學，從這學校出來，我入了一個衛隊。每年我回到我們的鄉間過幾個星期，而每年我見到我的父親更愁悶更陰沈而憂鬱，甚至於膽小。他每天到教堂裏去，差不多失掉了說話的習慣。有一次我歸來——我那時已過了二十歲——我第一次見到在我家裏有一個近十歲的女孩，瘦瘦的，烏黑的眼睛；就是阿細雅。我父親對我說她

是孤女，他「領來養育的」——他正是這樣說的。對於這個孩子沒有什麼特別的注意；她是野而好動，但不說話的，好像一隻小畜生。當我一進那父親所偏愛的房間裏，——一間大而昏暗的房間，我母親死在那裏的，就是白天也要點燈——她就躲藏在服爾德椅（1）的背後或書架的後面。

隨後的三四年裏，我職分上的義務阻礙我到我們的鄉間去。每個月我從我父親那裏收着一封短信；也很少說起阿細雅，而且總是附帶的。我父親已過了五十歲，但他還像一個年輕人。你想想一下我的恐怖；忽然間，當我什麼也沒有懷疑到，我收到我們管家的一封信，告我說我的父親病得快死了，並且要我從速回去，如果我願意送他終。我狂亂地立即趕回去，我見到我父親還活着，但只剩了最後一口氣。他見我歸來十分的快樂，他用他那消瘦的手臂緊抱着我，呆呆的望住我，好像有所探究或有所懇求似的；於是他先要我答允他完成他的最後的願望，隨後他命他的老僕同阿細雅來。那老頭子把她帶了來；她站也站不穩，全身發着抖。

「喏」，我父親用力對我說，「我托付給你以我的女孩，你的妹妹。你從若郭李那裏可以知道一切」，他接着說，指着那老僕。

阿細雅痛哭起來了，把她的面孔藏到牀裏去……半小時後，我父親死了。

「據我所聽到的，阿細雅是我父親與我母親的舊女僕達蒂阿娜的女孩。我清楚地回想得起這個達蒂阿娜，我還記得她那高大而輕盈的輪廓，美麗，莊嚴，聰明的面貌，大而黑的眼睛。她是一個驕傲而不易親近的少女。照我在若郭李那恭敬的談吐中所能懂得的，我父親在我母親死後幾年與她結合的。達蒂阿娜在那個時候已不住在我們的貴族府裏，住在她已結婚的料理農務的姊姊的農家小屋裏。我父親很熱愛她，在我離鄉後他竟要與她結婚的，但是她不管他的懇求而拒絕了。」

「已故的達蒂阿娜」，若郭李立在門邊對我敘述，兩手放在背後，「她是很有理知的，不願意爲了這婚姻侮辱你的父親。」我可以做你的夫人麼？我將成爲怎樣的一個太太呢？這是她所說的，我所聽到的。」

「達蒂阿娜也不願住在我家，同了阿細雅繼續的在伊姊姊家裏過生活。在我兒時，我曾好幾次見到達蒂阿娜，但只是節日，在教堂裏頭上包着一塊暗色的布，一條黃圍巾披在肩上，她擠在人

羣中，近着窗，——她那莊嚴的側形清楚的印在透明的玻璃上——她謙遜地，慎重地，照着舊習慣俯伏着禱告，當我伯父領我去時，阿細雅只有兩歲，她在九歲的那年失掉了她的母親。」

達蒂阿娜死後，我父親就把阿細雅領回家來。先前他已有過把她領回來的願望，但被達蒂阿娜所反對。你想像一下阿細雅的情況，當人家把她領到貴族府來。就是現在，她還不能忘記人家拏一件絲外衣給她穿，及人家鞠躬下去吻她的手的那一刻。她的母親，當伊在世的幾年裏，對她管教得很嚴的，可是在我父親家裏，她享受得一個極大的自由。他成了她的教師；除他外，她不再見到任何人。他不溺愛她，就是說不像一個乳娘似的把她抱在手裏搖着，「心肝寶貝」的唱着；但他熱情的愛她，而隨便什麼從不禁止她；在他心裏，他以爲對她不起的。阿細雅不久就懂得她是我們家裏的重要人物，她明白了「貴人」是她的父親；但她也早早的知道她的假地位；她的自尊心與疑懼過分的發展起來；惡習慣在她身上種根了；她的簡單消失了。她要——有一天她對我坦白說的——使全世界都忘記她的身世；她以她母親爲可恥，但也以爲可驕，甚至她自責這個羞恥的感情。你看她早已知道得很多，她現在也知道得很多在她的年齡所不該知道的事情……但是什麼地方是

她的不好；她那幼稚的力量在她身上發展出來，她的血沸騰着，而她沒有一個就近可以指導她的人……無論什麼方面，都是絕對的自由！那麼這個是否容易利用的？她不願居於別的小姐們之下；她專心於書本裏；有什麼好處她可以得到？生活對於她既不規則地開始了，又不規則地繼續着，但她的心沒有因此而變壞，她的靈魂仍是無瑕的」。

「於是我，二十歲左右的少年，卻有一個十三歲的小女孩要負責任！在我父親初死的幾天裏，一聽到我的聲音，她就好像發着燒；我的溫存反給她一個極大的難受，只是慢慢地經長時間之後，她纔與我熟慣的。當她確信我把她看待做我的妹妹，而又愛她如我的妹妹時，她熱烈地繫戀着我；她從來沒有一個不完全的感情」。

「我領她到彼德斯埠。雖然我感着與她分離的許多苦痛，但我不能夠把她單獨地留着與我在一起；我把她送進了我們最好的一個寄宿學校裏。阿細雅明白我們分離的必要，但她病得幾乎死去。後來，她習慣了，在這學校裏過了四年；但是正與我的期待相反，她差不多仍是她先前的樣子。學校的校長常常不滿意她，對我說：「我們是不能責罰她的，但是用溫柔來對她，她也不願服從」。

阿細雅是絕端的聰明，讀書很易領悟，而比別的同學們都讀得好，但她無論怎樣不肯屈服於公眾的規則之下；她很執拗而不常有一種可愛的神氣……我不能太責怪她：在她的處境裏，她應該是或者希求人家的寬待，或者反之，索性不要。所有她的同學中，她只與一個窮苦的、醜的、被欺落的女孩子要好。那寄宿學校裏的小姐們大半都出於好家庭；她們不歡喜阿細雅，盡量的找尋開她玩笑，欺侮她，但阿細雅什麼都不讓步。有一天，在宗教學的課上，神父講到那人類大惡行爲的問題。「諂媚與卑劣是最大惡的行爲」，阿細雅高聲說。簡括的說一句，她仍舊走她本來的路；只不過她的樣子變得好一些，雖然，關於這方面，照我看來，她也沒有完全成功」。

「總之，她十七歲了；再留在寄宿學校裏對於她是不可能的了。於是我到了一個很困難的境地裏。忽然，一個好的思想來了：離卻了職務，同了阿細雅到外國去一二年。說了就做；現在我們在萊茵河畔了。我想法弄一點繪畫；她……她戲弄着，胡鬧着，一如從前。可是現在我希望你不要嚴厲的批評她；雖然她裝做對什麼都冷淡，但她很關心於別人的意見，特別是對於你的意見」。

於是加基納重又露出了他那和氣的微笑。我緊緊的握着他的手。

「實際上講，一切都還好」加基納重新又接着說，「但是我很不容易對付她這是一一個真真的火藥。到現在，沒有一個人使她歡喜，可是這將是怎樣的不幸，要是她開始愛上了一個人……！我不知道我該如何對待她。有一天，你看她所做的：她忽然間要證明我對她變得冷淡了，證明她只愛我一個人，而且永遠只愛我一個人……她對我說時哭得很利害……」。

「呀！原是這樣的」，我幾乎說了出來，但我咬着舌頭沒有說。

「告訴我」，我問加基納，「既然我們坦白的說，可是真的到現在還沒有一個人討她歡喜？難道她在彼德斯埠沒有見到過年輕的男子？」

「他們恰恰是一點也不討她的歡喜。不，阿細雅需要一個英雄，一個超人，或者是山峽頭裏的一個飄逸的牧人。可是我太與你空談了，我把你留住了」，他接下去說，一邊立了起來。

「聽我話」，我說，「我陪你去我不高興回去了」。

「那麼你的工作呢？」

我沒有回答；加基納溫和地微笑着，我們就回到L……當我重新看到那熟識的葡萄園與那

山頂小小的白屋子，我感覺到一種我不知所以的柔情，一種在我心裏的溫柔，好像人家偷偷地放
蜜進去的一種溫柔。這是加基納的一席話所撫慰我的。

(1) 椅子樣式的一種。這種椅子的式樣始行於服爾德時代，途名 服爾德是十七十八世紀的法國文人。(譯者註)

九

阿細雅在屋子的門口就招呼我們；我知道她又笑了，但她完全是沒神色的，靜默的，眼睛低着的來迎上我們。

「呵，他重新又來了」，加基納說，「而且你要注意是他自己要再來的」。

阿細雅疑問地凝視我，我呢，向她伸出手來，這一次我緊緊的握了她那小而冰冷的手指。我十分憐憫她；此刻我明白了許多先前使我思想迷朦的地方：她內心的憂慮，態度的猶豫，想做成一個角色的願望，——這一切都使我覺得顯明的。我看到她靈魂的深處。一種祕密的困苦不間斷的壓着她；一個笨拙的自尊心在她憂慮的心裏無定的爭執着，但所有她的智慧是向着真實的。我明白爲什麼這個奇怪的少女能引動我；這並不單單是爲了那流露在她全個輕捷的身體的帶着野性的溫雅而引動我，還有她的靈魂幻惑我。

加基納開始翻弄他的畫稿。我對阿細雅提議往葡萄園裏去做一個小小的散步。她很快活而差不多服從的樣子立刻答允了。我們走到小山的半腰裏，坐在一塊闊大的石頭上。

「你沒有了我們不覺得厭倦麼？」阿細雅開始說。

「你們呢？你們不覺得厭倦麼，沒有了我？」我問。

阿細雅向我這邊望了一眼。

「厭倦的」，她回答。「那些小山可是美麗的？」她立刻接着說，「牠們可是高的？是不是比雲彩更高？把你所見的講給我聽。你會講給我哥哥，但是我一點也沒有聽到」。

「那你爲什麼走開了？」我又說。

「我走開了……因爲……但是現在我不走開了」，她接續着說，聲音裏含有一個信托的溫柔：「你今天生氣的」。

「我」？

「你」。

「爲什麼呢？」

「我不知道，但你是生氣的。而且你生着氣走的。我看你那樣的走了很是煩悶，現在我很快樂看你又回來了」。

「我也這樣，我也高興我又回來了」我回答說。

阿細雅輕輕地搖着肩，好像小孩子們高興時所常常做的。

「呵！我會猜測的」，她繼續說，「我能够知道我父親是歡喜我還是生氣我了，只要聽他在鄰室裏咳嗽的聲調」。

以前阿細雅從不會對我談起她的父親。我很出驚。

「你可愛你的父親？」我問她，傾刻的，就覺得面紅了。

她沒有回答，也面紅了。我們兩個人都沈默着……遠處，在萊茵河裏，一隻船煙孛孛的正在前進。我們望着牠。

「爲什麼你不說話了？」阿細雅低聲說。

「爲什麼今天你看見了我就笑？」我問。

「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有些時我想哭，但我卻笑了……你不該拿我所做的來批評我呀……告訴我，這個 Lorelei 的故事是什麼？人家所看到的可是她的巖石？人家說大家都爲了她而淹死的，當她戀愛時，她自己也投入水去。這故事使我歡喜。路易士夫人講給我聽各種的故事……路易士夫人有一隻黃眼睛的黑貓……」。

阿細雅擡起頭來搖搖她的髮球。

「呀！在這裏我真覺得舒服！」她說。

在這時候有些斷續而單調的聲音送到我們這邊來。幾百個聲音重複地合唱着讚美歌，用了有節拍而有韻的休止。一羣行香者在山下的路上前進，擎了十字架與旗子……。

「要是我也能與他們同去！」阿細雅說，豎起耳朵聽那漸漸地消弱去的大聲音。

「你是這般信仰的？」

「我歡喜到一個地方，遠遠的，去做一個禱告，去做一件困難的事績！」她繼續說。「可是日子

與生活過去了，我們做了些什麼呢？

「你是有野心的」，我說，「你不願意沒生息地生活着，你想留下一些你生活中的痕跡……」。

「這是可能的麼？」

「這是不可能的」，我幾乎說出來。但是我望着她那明亮的眼睛，只是說：

「試試看罷」。

「告訴我」，阿細雅開始說，一個小小的沈默後，幾個影子已在她曾經灰白的面孔上滑過，

「那一位太太很使你歡喜麼……你可記得我哥哥在廢墟裏會祝她健康的，我們認識的次一天。

我笑起來了。

「你的哥哥開玩笑；沒有一位太太會使我歡喜，總之，現在沒有一位使我歡喜」。

「那麼在女子方面什麼是使你歡喜的？」阿細雅問，頭向後倒，並帶着一種無邪的好奇。

「怎樣奇怪的問題！」我高聲說。

阿細雅微微有點羞慚。

「我不該問你這樣一個問題，是不是請恕諒我，我習慣了想着什麼就說什麼。因為這，有些時我怕說話」。

「說好了，看上帝面上，不要怕什麼」，我迅速地說。「我是這般地高興你棄掉了你的野態度」。
阿細雅低了頭，發出一個溫柔的，我還沒有聽到過的微笑。

「那麼好！講述一些什麼給我聽」，她繼續說，一邊把她外衣四週的摺紋拉過來；好像她要久留在這裏似的。講或背一些什麼東西；你可記得，你會背給我們聽的一節 *Onigine* (1)……
忽然間，她思索起來了。

「那裏，一個十字架與樹枝的暗影，

在我可憐的母親……」

她低聲地背着。

「在普希金的詩裏不是這樣的」，我說。

「我很願做達蒂阿娜」，她繼續說，仍是夢想的神氣。「講呢」，她重又興奮地說。

但是我卻遠遠沒有講的心思。我望着她，完全沈在太陽的明光裏，一種平靜而溫柔的神氣。在我們的四周，我們的下面，上面，什麼都快樂地放着光彩。天地水就是空氣也好像飽和着光明。

「你看，怎樣的美景！」我不由自主的低下聲音說。

「是的，美麗呵！」她也緩緩的回答，沒有看着我。「假使我們兩個人都是鳥，我們將怎樣的奮飛了，我們將怎樣的翱翔了……，於是我們將沈浸在這碧空裏……，可是我們不是鳥。」

「翼翅會從我們身上生起來的。」我又說。

「什麼？」

「當你活下去，你看罷。有些感情會把我們從地上升起來。你不必擔心，你將來會有翼翅的。」

「那你呢，你已經有了麼？」

「叫我怎樣回答你呢？……我覺得到現在我還沒有飛過。」

阿細雅又思索了。我微微地靠近着她。

「你會跳伐而司舞麼？」忽然地她問我。

「是的，我會跳伐而司舞」，我回答，但是有一點出驚。

「那好！我們去罷……我去請我哥哥爲我們奏一隻伐而司曲。我們想像我們是在飛翔着，而翹翼已在我們身上生出來了」。

她跑向屋裏去，我在她後面跟着跑，一歇後，我們便在那小房間裏轉着，應着那拉乃伐而司曲的溫柔的聲音。阿細雅舞得非常好，而且非常高興。我不知道怎樣的一種溫柔，一種女性，忽然地在她那少女的拘謹態度裏流露出來。好久以後，我的手還感到與她的輕盈的體態的接觸；好久，我聽到她貼近的微帶急促的呼吸；好久，我看到她那黯黯的，定定的，差不多閉着的眼睛，與她那無色而卻是興奮的面孔，嵌在亂亂的髮球中。

(1) 普希金詩的一種。(譯者註)



整整這一天工夫過得很好。我們玩鬧着像孩子。阿細雅很可愛也很簡單。加基納高興地看着她。我走得很遲。在萊茵河的中流，我請過渡的讓船兒自在的飄去。那老者把槳收起，於是這莊嚴的河流把我們帶了去。當我望着四圍聽着，回憶着，忽然的，在我的心裏，感到一個祕密的擾亂……我擡起眼來向着天，但是在天空裏我也找不到安靜：散佈着星星，牠移動着，牠震擻着；我俯身向着河流……那裏也是一樣，在這黯黯而冰冷的深淵裏，星星們閃動着，戰慄着，一個憂愁的興奮好似到處跟隨着我，而這個模糊的擾亂在我身上漸漸的大起來了。我曲肱依靠在船邊上。送到我耳邊的風的呻吟聲與碰到船尾上輕輕的格格然的水聲使我煩躁，波浪的婉的聲音不能清醒我；一隻黃鶯在對岸開始唱起來，牠的歌聲感發我悠悠的鄉思。淚珠從我眼睛裏滾出來了，但這不是一個沒有原因的興奮的眼淚。我所感到的，已經不是那模糊的感覺，新近的感覺，無限的希望的感覺，當那

靈魂擴大着，迴想着，當牠好像什麼都懂得而什麼都愛的時候……不，一個幸福的渴望開始在我身上燃燒着，我還不敢給她一個名目，但這是幸福，絕端的幸福，我這樣稱牠而牠使我悲哀的幸福……船兒儘淌着，那年老的過渡者坐着，靠在他的槳上打着瞌睡。

十一

當我次日到加基納他們家去，我也不去想我是否戀愛了阿細雅，但是我很想念到她，她的命運使我關心，我很得意我們意外的接近。我覺得只是從昨天起，我纔認識她的；以前她對我是隔膜。可是當她表白了，怎樣可愛的光明閃在她的面上！她對於我是怎樣的新的！怎樣神祕而純潔的情趣在她全身展放出來……

我輕捷地由那條慣熟的小路走去，繼續不斷地觀看那遠處顯出白色的小屋；我不但是不想到前途，就是下一天我也不想到；我感到幸福。

阿細雅面紅了，當我走進客堂裏去；我注意到她新變了裝束，但她面部的表情與她的裝束不配合；她是憂愁的……可是我這般高興地到來！並且我還覺得她要照着她的習慣想走開去，但她勉強留着。加基納在一個興奮的也可說發狂的特別情狀裏作畫；這個情狀，好像一個忽然間使藝

術家發奮起來的一時之興奮，當他們以為真的如他們所說的「拿住了自然的尾巴了」。他神氣非常混亂，全身滿塗顏色，立在一塊棚緊的畫布之前，一大筆一大筆的揮着；他顛頭招呼我，仍留着那熱狂的情景，退後一點，夾了一夾眼睛而重又幹着他的工作。我不願擾他，就在阿細雅的旁邊坐下，她那烏黑的眼睛慢慢的轉向着我。

「今天的你不是昨天的你了」，幾次努力想引出她一個笑而終歸於徒然之後，我說。

「不錯，我不是昨天的我」，她用了一個緩慢而低輕的聲音回答。「但是沒有什麼的，我沒有睡好，我亂想了整夜」。

「想些什麼？」

「我想了好些事情。我在兒時就有了這個習慣：自從我與我母親生活在一塊時起……」
她用力說出母親這兩個字，而又重說了一次：

「當我與我母親生活在一塊時……我自問為什麼沒有一個人能夠知道那偶然會到他身上來的事情；可是有時候看見不幸的到來，但終於不能逃避；為什麼人家總不能把整個真實說出來」

來……後來，我想我什麼都不知道，我需要學習，我該重新開始我的教育，我是沒有教育的，我不知道彈鋼琴，我不知道繪畫，並且我連縫衣也縫得極壞。一個長處也沒有。人家一定很覺得厭倦的在我旁邊」。

「你對於你自己不公平」，我回答說，「你書讀得很多，你是受教育的，加以你的聰明……」
「我是聰明的」？她帶着這樣一個天真的好奇問我，使我不能自主的笑了出來；但她卻並不笑。

「我的哥哥我是聰明的麼」？她問加基納。

他不回答，繼續着工作，不停地換畫筆，手舉得很高。

「我有時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在想些什麼」，阿細雅繼續說，帶着那同樣的夢想的神氣。
「真的，有時候我害怕我自己呀！我真願意……這可是真的，女子讀書不該讀得太多」？

「讀書不該讀得太多，但是……」

「告訴我，我該讀些什麼書？告訴我我該怎樣做。我完全照你所說的做去」，她用了一個無邪

的信用接着說。

我立時找不出我該回答她的話。

「你在我旁邊不厭麼？」

「那裏的話！」我說。

「那好！謝謝你！」阿細雅說，「我以為你會厭倦的。」於是她那小而熱的手緊緊地握了我的手。

「N……」這時候加基納喊道，「這底子不太暗麼？」我走近他去。阿細雅立起來，走開去了。

十一

一小時後她又回來了，停立在門口，向我招着手。

「聽我說」，她對我說，「假如我死了，你會可惜我麼？」

「怎樣啦，你今天的思想」我喊道。

「我想我快要死了；有時候好似在我四週的東西都向我告別。像我這樣的生活着，還不如死了好……。呵！不要這個樣子看我；我是真心的對你說……。要不然，我又要怕你了」。

「你曾經怕過我的麼？」

「我所以這樣的奇特，並不是我的錯，老實說」，她回答，「你看我連笑也不能够了……」。

她仍是愁悶的，憂慮的，直到晚間。她頭腦裏經過了些我完全不明白的什麼事情。她的視線常常落在我身上，我的心在這曖昧的視線下微微的緊束着。她好像是安靜的，但當我觀察她，我時時

想對她說不要如此自苦。我欣賞着她，我發現一個驚人的嬌媚在她那變白的面上，在她那猶豫而略有遲緩的舉動裏，可是她卻在猜想我是在不高興。

「你聽好」，在我們離別的前一刻她對我說，「我爲了怕你把我看做一個笨伯的這個念頭苦惱着……以後請你相信我所有我對你說的，只是在你這方面，你也要坦白的對我：我總把真實來告訴你，我可以對你宣誓」。

這個「宣誓」又使我笑了出來。

「呀！不要笑」，她迅速地說，「因爲我今天會對你說你昨天對我說的你爲什麼笑呢？」沈默了一歇後，她接着說：「你可記得你昨天會說起翅翼的……我的翅翼已生出來了。但我不知道飛向那裏去」。

「笑話」！我回答說，「所有的路都在你前面開着……」

阿細雅兩眼直直的望住我。

「你今天對我有一個不好的意見」，她皺着眉頭說。

「我一個對你不好的意見……」

「你們兩個人都好像被人家沈過在水裏的」，加基納打斷我說，「要不要我替你們奏一隻伐而司，像昨天一樣？」

「不要！不要！」阿細雅說，用力緊縮她的兩手，「今天，什麼都不要！」

「我不強迫你，你別煩躁！」

「什麼都不要」，她重複地說，面色也灰白起來了。

「會不會她愛了我？」我這樣想，當我走近那迅速地轉動着牠那黯黯的波浪的萊茵河。

十二

「會不會她愛了我？」次日早上一醒後我想。我不願以我自己的地位來觀察。我感到她的影像，那「有一點強笑的少女」的影像，深深地到了我靈魂裏，而我好一歇不能分心。我到L……去，我在那裏留了一整天，但我只有一會兒的工夫見着阿細雅。她很不服：頭痛着。她下來了一歇，面色灰白，額角包着，面紋深刻，眼睛半閉；她無力地笑笑，說：「這就會過去的，沒有什麼；什麼都會過去的，不是麼？」於是她去了……我感到不快活，有一點愁悶，靈魂好像空虛；可是好久我不願走卻；我歸來已晚了，沒有再見到她。

次日的早晨好像在一半夢境中過去。我要動手工作，但我不能夠；我想什麼都不做，什麼也不想……但仍舊不成功。我在城裏閑蕩，回到寓裏，而重又出去。

「你可是N先生……」在我後面一個孩子的聲音說。我回轉身來，看見一個小孩。

「這是阿娜小姐的。」他又說，同是交給我一張小紙條。

我把牠打開，我認出是阿細雅的迅速而不規則的筆跡。

「我須看到你。」她寫着，請你今天四時到那廢墟附近的路上石教堂裏來。今天我做了一件大不謹慎的事……請你來，看了上帝面上，你會統統知道的……對送信人說個「是」。

「可有一個回音？」孩子問我。

你說「是」，我回答。

那小孩跑着去了。

十四

我回到我的房間裏，我坐着，把我沈在我的思索中。心十分激烈的跳着。我好幾次重讀阿細雅的紙條。我看了我的表，還沒有到正午。

門開了，加基納進來。

他的面色是陰沈的，他拿我的手緊緊的握着。他好像很是感動。

「你怎麼啦？」我問。

加基納拿了一隻椅子，坐在我對面。

「三天前」，他開始說，帶着一個勉強的微笑，而又有些猶豫，「我的敘述會使你出驚。今天我將更使你出驚。同了別一個人我一定不願……這樣的公開地說……。但你是一個高貴的人……，你是我的朋友，是不是聽我說：我的妹妹阿細雅愛了你」。

我全身戰慄着，立了起來……

「你的妹妹，你說……」

「是的，是的」，加基納打斷我說，「我對你說這是一個瘋子，而她將使我同樣的瘋了。可是幸而她不會說謊，而且信任我的。呀！這個小女孩有怎樣的一個靈魂呵……！她少不得要往她的失敗路上跑」。

「你弄錯了」，我開始說……

「不，我不弄錯。昨天，你是知道的，她差不多一整天在牀上，她一點東西也沒有吃，但是她一點也沒有病痛……。她從來沒有病痛的。我也不擔心，雖然近晚，她有點發燒。昨夜二時，我們的女房東來叫醒我：「到你妹妹那裏去，她去，她病了」，她對我說。我跑到阿細雅那裏；我見她穿着衣服，發着燒，滿是眼淚；她的頭是熱極了，她的牙齒格格格的響着。「你怎麼啦」？我問，「你病麼」？她投到我頸邊，懇求我愈早愈好的引她離開這裏，如果我不願她死的話……。我簡直不懂，我設法使她安靜下去……。她哭泣得更甚了……，忽然，在她哭泣中，我聽到……總之，我聽到她愛了你。真的，你與我都

有理性的人，我們不能想像她的感動如此的激烈，而她用了怎樣了不得的力量來啓發她的感情；這個感情同了一個暴風雨的特然與激烈而到她那裏來的。當然你是一個很可愛的人」，加基納繼續說，「但是爲什麼她要這個樣子愛你呢？這個我承認我不懂得。她說她自從一見你就愛着你了。因爲這樣，她那一天哭了，當她對我說除了我不願愛別的任何人。她以爲你是瞧她不起的，以爲你一定知道她是怎樣一個人；她問我可曾把她的歷史告訴你，我當然說沒有；但是她的推想實在是可怕的。她只希望一事：走，立刻就走。我直陪着她到早上。她要我答允她明天我們就不再在此地，那樣，她纔入了屋。我長長的思索了一下，我決定來對你說。照我的意見，阿細雅是對的：最好是我與她兩個人離開這裏。要不是一個念頭使我留住，我今天早已領她離開這裏了。也許……我當然一點也不知道，我的妹妹可使你歡喜的？假如是的，那我爲什麼要領她走呢？因此我決定了，不去管那一切虛僞的羞恥……再則，我自己也注意到一點……我決定問你……」那可憐的加基納很是慚愧。「請原恕我，我懇求你」，他接着說，「我不慣於如此的感動」。

我執了他的手。

「你要知道」我用了一個確定的聲音說，「你的妹妹可使我歡喜，是的她使我歡喜……」。

加基納對我望了一眼。

「但是」他遲疑地說，「你不與她結婚的？」

「你願意我怎樣回答這麼一個問題？你自己評判一下我可能馬上回答你不……」

「我知道，我知道」，加基納打斷了我說，「我沒有一個權柄來要求你一個回答，而且我的問語已是一個絕端的不禮貌的追究……但是叫我怎樣辦呢？我們可以能把火來當玩具。你不深知阿細雅；她會生起病來，逃走，給你約會。別一個女子或者能够把一切都遮着而忍耐着，但她不能。這對於她是第一次，所以禍事來了！假如你今天看見她在我腳跟前這樣的哭泣，你便會懂得我的恐怖了」。

我開始思索着。加基納的「給你約會」的話刺動我的心……我覺得如我不坦白地回答他的真誠是可恥的。

「是的」，結果我說，「你說的對。一小時前，我會收到你妹妹的一個紙條。喏，在這裏」。

加基納接了紙條，迅速地看了一遍，隨手放在膝頭上，他那面孔上出驚的神情是十分有趣的，但我不想笑出來。

「你是我再說，一個高貴的人」，他說，「但現在怎樣辦呢？什麼她自己願意走而她卻寫信給你；並且她同時自責一個不謹慎……什麼時候她得寫給你這個呢？她要你什麼呢？」

我安慰他，隨後我們便開始盡我們的能力而鎮靜地商酌善後的辦法。

末了，我們擬定如下：爲了避免一個禍事，我該去赴約會而誠實地對阿細雅解說，加基納留在家裏，不露出他曾看到她的紙條的樣子。而我們決定在晚間重見。

「我對你有堅定的信用」，加基納說，緊緊地握着我的手，「愛惜她一點，我也這樣。但我們明天還是要走的」。他接上去說，一邊立了起來，因爲你不會與阿細雅結婚的」。

「給我一點時間，到今天晚上」，我回答說。

「好！但你不會與她結婚的」。

他走了，我倒在地榻上，閉了眼。我的頭昏暈着：太多的印象一下子都湧了上來。我對加基納憤

怒着爲了他的坦白，我也對阿細雅憤怒着。她對我的愛情使我高興同時也亂了我的心。我不能明白她所以要全盤告訴她哥哥的理由，一個迅速的，差不多是立刻決定的必需使我受苦……。

「與一個十七歲的小女孩結婚，加以她的性格，這是可能的麼？」我說着，一邊起來。

十五

到了約定的時間，我渡過萊茵河，而在對岸我第一個遇到的人便是當天早上到我寓裏來的那個小孩。他當然是在等待我。

「這是阿娜小姐的」，他低聲地說，給了我另一張紙條。

阿細雅通知我改變我們的約會的地點，我該在半小時內，不是到教堂去，到路易士夫人家，敲底層的門，上第二層樓。

「還是『是』麼？」小孩問我。

「是」，我也說。我便在萊茵河邊散着步。我沒有時間可回寓去。而我也不願在路上閒蕩。城牆外，有一小園，園內闢有一個專給木柱戲用的庭院，及給人喝啤酒的桌子。我走了進去。幾個已上了年齡的德國人正玩着木柱；木球大聲響的滾着，不時地可以聽到讚許的喊聲。一個兩眼滿着眼淚

的美麗的女侍爲我擎了一杯啤酒來；我望了她的面孔一眼。她急忙地把牠掉過去而走了。

「是的，是的」，坐在我旁邊的一位紅頰的胖先生說，我們的哈納恩今天很是煩悶，她的未婚夫應軍事服役去了。

我望着她：她縮緊在一個角落裏，手托着頰；眼淚一滴一滴的落在她手指上。有人向她要啤酒：她擎了一杯來，重又回到她的角落裏。她的悲哀感動了我；我便思索那等待我的約會；在我的思想裏有憂慮也有愁悶。我並不是帶着一個輕快的心去赴這個約會；那等待我的，完全不是雙方相愛的快樂的實現；我該執行我說出的話，而完成一困難的職務。「不能與她開玩笑的」，加基納這些話好像刻紋似的深入我的靈魂裏。可是，剛剛在三天前，在這隻被波浪所推動的船裏，我不是爲着一個幸福的熱烈的渴望而悲哀麼？這幸福成爲可能了，而現在我卻猶豫起來，我卻要推掉牠；我覺得被迫到推掉牠的……牠的特然而來使我昏糊了。阿細雅，她本人，兼之她熱烈的靈魂，她的過去，她的教育……我承認這個動人而奇特的人使我害怕。好久，這些感情在我身上矛盾的爭執着。約定的時間近了。「我不能與她結婚」，末了我決定，「她不會知道我也愛她的」。

我立起來拏了一個 *trailer* 放在那可憐的哈納恩手裏——她連謝也不謝我——我逕向路
易士夫人家去。晚上的暗色已經滿佈在天空裏；那在暗路之上，一條狹小的天落日的反光中發出
紅色。我輕輕地敲了門，門立刻開了。我跨進門，到了一個絕對的暗境裏。

「這裏走」，一個老婦人的聲音說，「她在等着你」。

我摸索着走了二步。一隻全是骨頭的手執了我的手。

「路易士夫人可就是你」？我問

「是的，是我」，同是那個聲音回答我。「是我，可愛的少年」。

老婦人領我由一個壁立的樓梯上去，立停在第二層樓的梯頭。在一扇小窗所照入的微光下，
我看到那市長的寡婦的皺紋面孔，一個甜密而狡滑的微笑把她那縮進的嘴唇拉長開來，而使她
那無光的眼睛閃出光來。她指示給我一扇小門。在一個神經的動作裏我開了門，再在我後面很響
的推上了牠。

六

我所進去的那小房間裏很暗黑，我沒有立刻見到阿細雅。她坐在近窗口的一隻椅子上，裹着一條長的圍巾，頭向內，差不多隱藏着，好像一隻受驚的小鳥。她呼吸急促，四肢發着抖。我對她感到一個難以言說的憐憫。我走近她。她更把她的頭轉過去……。

「阿娜尼國拉意哀弗娜」我說。

她一下子挺了起來想看我，但不能夠。我執了她的手，她是冰冷的，在我的手裏好像死了的。

「我要……」阿細雅開始說，想勉強的微笑，但她那灰白的嘴唇不聽她的意願。「我要……

不，我不能夠」她說，於是她沈默了。果真，在她的每個字裏她的聲音都破裂的。

我近她坐下。

「阿娜尼國拉意哀弗娜」，我重又說，在我這方面，我也什麼都不能加上去了。

靜默占住着。我還是拏着他的手，望着她。阿細雅完全鬆曲着。呼吸很是困難，輕輕的咬着她的下脣，使她不哭出來，而忍住了那湧上來的眼淚……我凝視着她；在她那害怕的不動裏，有一種我不知道怎樣的興奮與感動；好似困倦到極點，但勉強達到椅子邊，而側在牠的上面的。我的心碎了。

「阿細雅」我極微的說。

她緩緩的擡起她的眼睛向着我……呀！一個愛的女子的注視，誰能夠描寫呢？這眼睛，牠們懇求着，牠們信托着，牠們究問着，牠們寄托着，我不能抗拒牠們的情緻。我感覺到一個火焰穿過我，而許多燃燒着的一尖頭在我全身跑過。我俯下去長長的吻了她的手。

一個戰慄的呻吟，一種斷續的嘆息，到我處來，我感到在我頭髮上一隻瘦弱而抖得像一瓣葉子似的手的接觸。

我擡起頭來，看到了她的面孔。在一刻間她是那麼的改變了！恐怖的表情消失了，她的視線成爲深沈而幻惑；她的脣輕輕的半開着，她的變白的額角好像大理石，他那髮球拋在後面，好像被風吹彎的。我什麼都忘了，我就把她攙近我，她的手乖乖的服從着，全個身體也跟隨着，圍巾從肩上

落了下來，她的頭睡在我胸口，攢在我燃燒着的唇下……。

「我是你的……」她微微地低聲說。

我的手早已擁住了她的身體。但是，忽然間，加基納的回憶好像一條電光似的到我腦子裏來。

「我們在做什麼呢？」我喊道，而我急忙的往後退。「你的哥哥……你的哥哥統知道……他知道我與你在一起……」。

阿細雅倒在椅子上。

「是的」，我繼續說，我重新立起而退往屋子的另一角，「你的哥哥統知道……我逼得只好對他說了」。

「只好」她含糊地說。

她好像還沒有回復到她自己，她不很明白我所說的。

「是的！是的！」我帶着一種奮激重複的說，「這是你一個人做錯的，你一個人。爲什麼把你的祕密洩露？有什麼強迫你把一切都告訴你的哥哥？他今天來看過我，講給我，你與他的談話」。

我設法不看阿細雅，我在那全個房子裏大腳步的走着。

「現在一切都完了，一切，一切。」

阿細雅已從椅上立起。

「留着」，我喊，「留着，我求你，在你面前是一個正經人，是的，一個正經人。但是，看了上帝面上，告訴我什麼使你感動的？你可曾注意到我有什麼改變了？但是，在你哥哥之前矯飾，對於我實在是可能的，當他今天到我處來的時候。」

「我還要對她說出什麼來呢？」我自己思索着，而對於一個念頭對加基納的失信，他知道我們的約會，什麼都要成爲不自然，事情要穿破了……這個念頭不絕地到我腦中來。

「我並沒有叫我哥哥」，在一個害怕的呻吟裏阿細雅說，「他自己來的。」

「你看看你所做的」，我繼續說，「現在你倒想走了……」

「是的，我該走了」，她說，聲音總是低低的，「我請你到這裏來，只爲了與你告別。」

「你以爲」，我說。「我容易離開你的？」

「但你爲什麼要對我哥哥說呢？」阿細雅出驚的問。

「我對你說，我沒有別的法子，假如你自己沒有洩露……」。

「我關在我的房間裏」，她天真地回答，「我不知道我們的女房東另外有一個鎖鑰的」。

這個出於她口的無邪的故托，在這樣一個時光，差不多使我發怒。但現在，我不能沒有感動的回憶着牠。可憐的孩子呵！這般的正經，這般的坦白！

「現在一切都完了」，我又開始說，「一切現在我們該分別了」。

我暗底裏看着阿細雅。她的面孔越來越紅了。我覺得她又羞慚又恐怖。我自己走着，說着，好像在發着燒。

「你沒有讓那開始成熟的感情發展開來，你自己毀破了我們的關係，你對我沒有信用，你懷疑了我……」。

當我說着，阿細雅把身體漸漸的俯向前去，忽然的她跪了下來，任她的頭倒在她的手裏，而哭泣起來了。我跑近她，我盡力要她起來，但她不理。我不堪忍受女子的眼淚，一看到我就失了靈魂。

「阿娜尼國拉意哀弗娜，阿細雅」，我再三地說，「我求你看了上帝面上，你安靜下去罷……」我重新又攙了她的手。但是，真出我意外，她忽然跳了起來，同了電光的速度，她向着門口奔去而不見了。

當幾分鐘後路易士夫人到這房裏來，我仍是在那原來的地方，好像觸了電似的。我不懂得爲什麼這個約會會如此迅速如此呆笨地完結，當我還沒有說出我要說的百分之一，而我自己還沒有確信該怎樣的完結以前，就完結了。

「小姐走了麼？」路易士夫人問我，擡起她那黃的眉毛直到她的假頭髮。我呆呆的望着她，走了出來。

我離了城，在草田裏亂跑。我被那狂怒與憂忿所侵蝕着。我大大的自責。爲什麼我沒有明白阿細雅變換我們約會地點的理由？爲什麼我不知道尊重她到這個老婦人家裏來的犧牲？爲什麼我不知道留住她？與她面對面的在這間幽僻暗黑的房間裏，我忍心的推卻她，並且忍心的責備她。可是現在，她的影像跟隨着我，而我向她求恕。她的灰白的面孔，她那潤溼而恐怖的眼睛，在她斜俯的頸邊的散髮，她的頭與我胸口的輕輕的接觸，這個回憶使我燃燒了。「我是你的……」我重又聽到她的呻吟。「我照我的良心做的」我確信……。「這不對！這結局是否正是我所希望的？我可能離開她？我可能沒有她？無理知呵，我這個人無理知呵！」我再三地忿怒着說……。

可是夜近了。我大步的逕向阿細雅的住屋走去。

十八

加基納出來迎上我。

「你可見到我的妹妹？」遠遠的他就喊着問我。

「她沒有在家麼？」我問。

「沒有」。

「她沒有回來？」

「沒有。我覺得我做錯了」，加基納接着說。「我剛纔實在不能忍制了：我不照我們的約而到教堂去的，但她不在那裏；那麼她沒有來？」

「她沒有到教堂去」。

「那你沒有見到她？」

我只好承認我見到她的。

「那麼在什麼地方？」

「在路易士夫人家裏。我離開她有一小時了，」我接着說，「我以為她早已回來了。」

「我們等着罷，」加基納說。

我們到屋子裏去。彼此靠近坐着，靜默着，非常爲難的樣子。我們不停的回過頭來，不停的望着門而聽着。末了，加基納立了起來。

「這什麼都不像！」加基納高聲說，「我坐不住了，她弄得我要死了，老實說……我們去找她罷。」

我們就出去。外面已暗黑了。

「你們講了些什麼？」加基納問我，把他的帽子拉到眼睛邊。

「我們只有五分鐘的相見，」我回答，我照我們間所說定的與她講。」

「你知道，」他說，「我們還是分開好；這樣，我們更有找到她的希望。無論怎樣，你在一小時內再到這裏來。」

十九

我迅速地走下葡萄園，急促地跑往城裏。我極快的穿過所有的路，我到處望着，連路易士夫人的窗口也看過。我回到萊茵河邊，在沿岸的一帶跑着。不時遇到女子的輪廓，但沒有一個地方見到阿細雅。這時已不再是忿怒侵蝕我，乃是一個內心的，受苦的恐怖；我不只是感到恐怖……還有一個良心的責備，一個最激烈的懊悔的愛情。是的！最溫柔的愛情。我絞着我兩手，在那迅速地降下來的情裏，叫着阿細雅。起初用低聲，後來愈叫愈高；我說幾百次我愛她，我起誓永遠不離開她；我什麼都願意給與，只叫能重新再執着她的冰冷的手，再聽到她的溫柔的聲音，再看見她在我的面前。她已經這樣地貼近我的心，她用了這樣一個完全的懇切來向着我，在她充滿了無邪的靈魂與感情裏；她把她全個純粹的青春帶給我……而我沒有把牠緊緊抱在我胸口，我拒絕了見她那可愛的面孔流露出快樂與一個溫柔的沈醉的幸福……這些思想簡直要使我瘋了。「她會到什麼地

方去了？她怎樣了？」在我無力的失望的悲切裏，我驚喊着。有一個白的什麼東西忽然在河岸顯出。我認得這個地方；那裏，在一個淹死了已有七十年的男子的墳上有一個石的十字架，同了一個舊的墓誌，一半已陷落在泥裏了。我的心停止了跳。我跑向十字架；那白的東西消失了；我喊：「阿細雅！」我的粗蠻的聲音使我自己也害怕，但是沒有一個人回答我。

我決定去問加基納，他可曾找到她。

二十

當我急忙地上葡萄園的小路時，我望見阿細雅房裏有亮光，這個稍稍地安慰了我。我走近房子；下面的門關着；我敲門。在底層的一扇暗黑的窗子小心地開了，露出了加基納的頭。

「你可曾找到她？」我問。

「她已回來了！」他輕聲的說。「她在她的房裏，在脫衣服。一切都好。」

「感謝上帝！」我帶着一個不可形容的快樂的興奮喊道。「感謝上帝！現在什麼都好了。但你知道，我們還有話要談。」

「另一次罷！」他說，一邊輕輕的把暖窗向他這邊抽着，「另一次罷，現在再見了！」

「明天見！」我說，「明天什麼都可以決定了。」

「再見了」，加基納重說。

窗子關了。

我會想敲這扇窗子。我想就在這一分鐘裏對加基納說我向他的妹妹求婚，但是在這樣的一個時間去求婚……

「明天」，我想，「明天我將是幸福了……」。

明天我將是幸福了！但是幸福沒有明天，也沒有昨天，牠不回憶過去，牠不夢想將來，牠只有現在而且這現在也不是一天，只是極短的一歇。

我不知道我怎樣的回到乙。不是我的腿把我搬來，不是船隻把我運來；是大而有力的翅翼把我舉起來的。我經過一株小樹，一隻黃鶯在那裏唱着；我停了步，久久的聽牠的聲音；我覺得牠在歌唱我的愛情與我的幸福。

二十一

當次日早上我走近那慣熟的小屋子，一件事情打動了我：所有的窗子都開着，門也開着；幾張紙片四散在門腳邊；一個擎着一把掃帚的女僕顯了出來。

我走近她。

「他們已走了」，她陡然說，在我還沒有時間問她加基納可在家之前。

「走了」？我同樣的說，「怎麼走了？到那裏去」？

「他們今早六時走的，沒有說出到那裏。等一等，你該就是N先生」？

「是的，我是N先生」。

「有一個紙條給你的，在房東那裏」。

女僕上樓去，擎了一封信回來。

「噤」她說。

「但這是不可能的……怎麼會這樣的？」我說。

女僕呆呆的神氣望了我，開始掃着地。

我拆開了信。是加基納寫給我的；沒有一行是出於阿細雅。他先請我不要對於這個特然的動身生氣；當然熟思之後，我也同意他的決定的。他找不到別的方法，在這個可以成爲危險而困難的處境裏。「昨天晚上」，他對我這樣寫着，「當我們靜默着等待阿細雅時，我肯定的確信那分離的必要。有些成見我是不侵犯的；我懂得你不能與阿細雅結婚。她統統對我說了；爲着她的安靜起見，我只好答允她再三而急切的要求」。在信的末了，他表示對於我們的友誼如此迅速地結束的憾恨，他祝我幸福，友情的握我手，而求我不要費力的去找尋他們。

「什麼成見？」我喊了起來，好像他會聽到我的，「怎樣的傻事呵！誰有權力把她從我那裏奪了去？」

我的兩手捧住了我的頭。

女僕高聲的叫起女房東來了：她的擔憂逼迫我恢復我的神智。我只起了一個思想：無論如何去找尋着他們。這樣的一個刺激，這樣的一個結局，我實在是不能忍受的。我在女房東處知道了他們是在早晨六時起行，坐那萊茵河的汽船。我趕到船公司：那裏的人對我說他們的票子買到考而納。我回寓整理行裝，使得能立刻趕上他們。

我必須打從路易士夫人家的門前經過。忽然，我聽到有人在叫我。我擡起頭來，看見了那市長的寡婦，在昨天阿細雅與我會見的那房間的窗口上。她叫我，露出一個不快的微笑。我轉過了頭，想仍舊繼續走我的路；但她喊我說有一點東西交我。這幾句話使我停了步，我就進她家去。怎樣述說我的感想，當我重見着這小小的房間？

「老實說」，老婦人開口說，一邊給我看一個小紙條，「我只能在你自己要到這裏來的時候交給你。但你是一個這樣可愛的少年。請拿去！」

我接過了紙條。

在一張極小的紙上，有急促地用鉛筆寫的字如下：

「別了，我們不會再見面了。我並不是爲了驕傲而走的，不，我沒有別的做法。昨天，當我在你之前哭泣着時，只叫你對我單單說一個字，我就會留着的。你卻什麼也沒有說。或者這樣是更好的……永別了！」

單單一個字……呀！無理智呀！我那時！這個字……前一天我和着淚再三地說的，我把牠投之霄颺，在荒場上我也千篇的說過……但我沒有在她之前說出，我一點也沒有對她表白我愛她的……但是實在說，在那時我不能說出這個字。當我們在那一間命定的房間裏相見的時候，我還沒有我愛情的自覺；這個愛情還沒有在我身上覺醒，當她的哥哥與我兩個人相對坐着而守着一個呆呆的難受的靜默的時候。我的心只在後來，當我恐怖着一個災禍的可能，當我開始找尋阿細雅而叫她的時候，纔用了一個不可忍的暴烈燃燒着。已經太晚了！「但這是不可能的！」人家會對我說；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可能的，我知道這是事實。假如阿細雅有一些些的嬌媚，假如她的地位不是假的，她就不會走卻。她不能忍受那別一個人也許能忍受的；我沒有懂得她。我的可惡的司命神把我的表示扣留在我的脣上，當我與加基納在那暗暗的窗前的最後約會裏；而最後我還可以拉住

的一根線，就此從我手裏脫去了。

當天我帶了行囊回到工，搭船到考而納去。我記得將起程時，我暗暗地向這些所有我永不能忘懷的路，永不能忘懷的地方告別時，我望見恰納恩。她坐近河邊，在一隻橈上。她的面色是灰白的，但沒有一點愁容；一個美貌的小夥子坐在她旁邊，一邊笑着，一邊對她講着些什麼東西；在萊茵河的對岸，我的小聖母還是那樣憂愁的神氣，在那老榛樹的暗暗的葉子中間望着。

二十一

在考而納我尋到了加基納他們的蹤跡；我知道他們往倫敦去了，我也立刻趕上他們的行踪；但是在倫敦，我的尋找都是徒然。好久，我不能忍耐，好久，我固執着，但是結果我只好放棄了追着他們的希望。

我不再見到他們，我永沒有再見着阿細雅；一些關於他的傳言送到我處，但是阿細雅對於我就此永遠消滅了。我且不知道她還活着不。幾年後，有一天，在外國，在火車車箱裏，我瞥見一個女子，那相貌使我活現地憶起她那不能忘卻的面紋。但我當然是被一個偶然的相似所弄誤了。

阿細雅至今是，在我的回憶裏，我一生最好的時期中所認識的少女，仍舊像我最後一次見她的樣子，倚着一隻木椅子的靠背上。

其實，我該承認我沒有長時的愁苦；我還以為命運安排得很好，不使我與阿細雅結合；我自慰

着，想到娶她爲妻我一定不會幸福的。我那時是年輕，前途這個短促，迅速的前途，那時在我覺得是無限的。「給我逢到過的難道不會再來了麼？」我想，「在一個更好更美的形式下？」我會愛上了別個女子，但是阿細雅所引起我的感情，這熱烈的，溫柔的，深沈的感情，我永沒有再感覺到過。永沒有別的眼睛代替她那帶着愛情轉向我的眼睛；再沒有一個倚着我胸口的心使我的心回答以這樣快樂，這樣溫柔的感動！逼迫到一個可憐的無家之鬼的孤獨生活裏，我最近的幾年在愁悶裏過着，但我留着她的短短的信與那枯乾了的從前她在窗口擲給我的日辣尼紅花，好像一件神聖的遺物。那枝花，至今還保存着一點微香，而那隻把牠給我的手，這隻只有一次我把牠緊緊的按在我的嘴唇上的手，或者久已睡在墳墓裏了……。

我自己呢，我成了什麼？這些幸福而悲苦的日子，我的有翼的心願與希望留給我些什麼？所以，一枝易折的小植物的微芳，存在得比所有人們的快樂更久，比所有人們的苦痛更久，也比人們自己更久。

發行所

